

袁枚佚文与异文两篇

陈 玉 兰

《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登载了袁枚佚文两篇，颇有参考价值。笔者近来翻阅清代嘉道时期寒士诗人与闺阁诗侣别集，发现此类佚文当仍复不少；且另有一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袁枚所作序跋墓铭之类，在刊入具体诗人别集时，删节增改颇多。现辑录两篇，亦加标点，以资研究者参考。

陈秋史诗集序

今夫论诗者，谓穷河岳之胜，其魄斯雄；（原文有“上”字，疑衍）登李杜之堂，其趋斯正。不知闲居可乐，潘安仁懒事遨游；老姬能知，白太傅自舒襟抱。盖情生至性，亦思有别裁也。黎里陈君秋史，雅负隽才，兼多豪气；声华奕奕，裘马翩翩。豫章清白，貽家颍水。雌黄绝口，……（此处疑有阙文）神曾入梦。毫开五色琼花；语必惊人，绪剥千层蕉茧。濯尘缨而铗不弹鱼，离世网而雾堪隐豹。覃心映雪，只爱读书；绝意乘风，应嗤投笔。尔其鸡窗漏静，鹄鼎麝微。雨三月兮春老，花响琴弦；风四壁兮秋凉，叶埋虫语。吟催月起，绿浸帘波；敲到灯残，红销蜡泪。隋州筑五字长城，开府建六朝赤帟，无珠不慧，清词解赋。洛神有榻常悬，高卧独留孺子；西园雅集击钵，矜奇北海开樽。酿花斗艳，时或

理拨云之櫂，跨踏雪之驴。垫郭林宗之角巾，著谢东山之屐齿。垆头一醉，身卧梅花；渡口重游，歌寻桃叶。扣舷长啸，鹭鸥飞金石之声；振舄高吟，鸾凤惊珠玑之唾。感苏台之麋鹿，辄付奚囊；问越国之苧萝，遍摹旧曲。村临梨水约数千家，地近吴淞只四十里。潮白三万六千顷，门青七十又二峰。固宜流连光景，陶写胸怀矣。独是无与繁华，生成清艳，顾影而自怜，遂缘情而有制。擘笺则烂若珊瑚，搦管则香生荳蔻。封书楚塞，芙蓉粉落千丛；饯客阳关，杨柳绵飞一笛。笙清簧脆，燕怯莺娇；金屋愁多，玉台体艳；倚双鬟而词唱黄河，饮十斛而醉翻红豆。俗恐芊绵绮丽，大雅之所不收；我爱悱惻芬芳，屈子之所必采。兰荃作骚人之佩，菡萏逼康乐之眸，非明正乎？而乃谬推此事，介求倚马之文，深悔爱才未识元龙之面。相其体格，迥非优孟衣冠；拟厥丰神，不减飞卿风度。聊题数语，远报来函。此日平章风月，愧人呼六代之仙；他年管领烟波，让尔作五湖之长。乾隆甲寅九月随园老人袁枚撰。

按：此文见上海图书馆藏陈燮稿本《寒碧轩诗钞》卷首，《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未收。陈燮字叔理，号秋史，吴江人，诗人袁棠妹婿，随园女弟子袁淑芳之夫。秋史一生寒素，仅任候补刑部司狱，为典型的寒士诗人。该序文正代表了袁枚对在当时诗坛占荦荦之大端的寒士诗人及其诗作的态度和评价。

金纤纤女士墓志铭

按：该文并见于《袁枚全集》与《瘦吟楼诗集》卷首，然文字颇多差异，今两相对照辑录于下。其中圆括弧内为《瘦吟楼诗集》删去之原文，方括弧内则为《瘦吟楼诗集》增改之文字。

苏州有女士曰金纤纤，名逸，生而（嫫媿，有夭绍之容）[明慧端丽]。幼读书能辨四声，爱作韵语。（每落笔，如

骏马在御，蹀躞不能自止。）年甫笄，（嫁吴中少年）〔归同里〕陈生竹士。结褵之夕，新妇烟视媚行，（忽）一小婢手（花）〔研红〕笺出，索郎诗催妆，竹士适适然惊，幸素所习也，即（应教）〔赋诗十章〕索和。从此琴鸣瑟应，奁具旁烟墨铺纷，不数日变闺房为学舍矣！纤纤事尊章谨，不以文翰自矜，一切烦捐衣圭燂沦秩膳事，罔或不涓。

当是时，吴门多闺秀，如沈散花、汪玉轸、江碧岑等，俱能诗，俱推纤纤为祭酒。一日者遇诸女士于虎邱，日将昃矣，偕坐剑池旁，相与谈《越绝书》、《吴越春秋》诸故事，洋洋千言，此往彼复。〔从〕旁听者，缙绅先生或不解所谓，咸（瞠）〔愴□〕也。有识者喟曰：“《山海经》称：帝台之石，上帝所以享百神也。昨千人石上，毋乃真灵会集耶？”其为乡里所钦挹如此。

纤纤论诗，于唐宋诸名家靡不宣究。尤酷嗜余诗，得《小仓山房集》，伏而诵之，尽四昼夜毕；寄书谆谆，乞为弟子。余感其意，今春往访，则病已笃；强扶起，呼“先生”，再拜。余旋往西泠，逾月归，则纤纤死矣。（临）〔将〕死，语竹士曰：“吾与先生一见，已足千秋。所悵悵而悲者，（吾）闻先生来即具门状，招十三女都讲作诗会于蒋园，画诺者已九人，而吾竟不得执笔为诸弟子先，此一憾也。我（尚）有书中疑义，欲面质先生，而今亦复不及，此二憾也。欲释此二憾，须先生怜我，肯铭我墓，则我虽死犹不死也。”余闻而（泣）〔泫然〕。（然昔东坡老矣，贬惠州，有温都临之女窥其读书，坡奇赏之。海外归，此女已亡，坡不能忘情，作小词以吊。余愧非东坡，而受知于纤纤则百倍于温家女矣。贞石之文，尚复何让！第目论者动谓诗文非女子所宜，殊不知《易》卦“兑”为少女，而圣人系曰“朋友讲习”；“离”为中女，而圣人系曰“重明以丽乎正”。其他《三百篇》“葛覃”、

“卷耳”，谁非女子之作？迂儒穴坯之见，诚不然也。然）余阅世久，每见女子有才者不祥，兼貌者更不祥，有才貌而所适与相当者尤大不祥。纤纤兼此三不祥而欲久居人世也，不亦难乎！余三妹皆有才，皆早死。女弟子中，徐文穆公之女孙裕馨最有才，最早死；其他非寡即贫。今纤纤又死，方知吉耦永偕，（福比将相王侯）[人间庸福]，天（犹）[所]靳惜，（此固造物之结习，故智牢不可破者）也，（而）[其]又奚言！

纤纤所著有《瘦吟楼诗》四卷。……

按：金逸，字纤纤，寒士诗人陈基前室（陈基继室王倩为袁枚义女，亦工诗画），袁枚“闺中四大知己”之一。上文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见于嘉庆十六年（1811）刊本《瘦吟楼诗集》，较之《袁枚全集》所录原文，此文删节（即圆括弧内文字）约百九十余字，增改（即方括弧内文字）亦有多处。由被删节增改之内容，正可见出袁枚为人为文之个性及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对女子之才的论争情形和闺阁之诗侣的微妙心态。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的《秋蕊香·为曹子清题画》和卷十二的《念奴娇·赠曹荔轩用东坡赤壁韵》，它们分咏曹寅的绘画境界和其英绝才华与帝侍身份，艳羡之情，溢于言表。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